

〔俄〕E.M.梅列金斯基 著

英雄史诗的起源



商務印書館

【德】J. 海因里希·冯·克莱因斯密 著

英雄史诗的起源



【德】海因里希·冯·克莱因斯密 著

英雄史诗的起源

〔俄〕 E. M. 梅列金斯基 著

王亚民 张淑明 刘玉琴 译

赵秋长 校

商务印书馆

200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雄史诗的起源/[俄]E. M. 梅列金斯基著;王亚民,张淑明,刘玉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ISBN 978-7-100-05440-9

I. 英… II. ①梅…②王…③张…④刘… III. 英雄史诗—文学研究 IV. I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 第 03929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YǐNGXÍÓNG SHǐSHĪ DE QǏYUÁN

英雄史诗的起源

[俄] E. M. 梅列金斯基 著

王亚民 张淑明 刘玉琴 译

赵秋长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440-9

2007年9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0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

定价: 25.00 元



《英雄史诗的起源》中译本序一

——俄罗斯著名理论家梅列金斯基
教授与他的著作

〔俄〕李福清

52年前,也就是1956年2月22日,我到世界文学研究所办公室等所长签字,因为我被分配到该所任初级研究员,所长门前还有一个中年人也在等他,原来我们俩同时被民间文学研究组录用。他叫梅列金斯基(Мелетинский, Е. М.),可那时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梅列金斯基与该组其他研究员不同,他对民间文学理论特别感兴趣。与一般的俄国文学理论家也不同,其他人研究文学理论主要是利用俄罗斯文学资料及一些西方文学的实事,但却不注意东方文学发展的规律,而梅列金斯基却早在中学时代便对远东文学产生了兴趣。我在研究所写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民间故事民族特色论》,讨论我的论文时,所里还邀请了其他研究所的汉学家,讨论后他们问我,谈中国民间故事与唐代传奇的人是谁?他们怎么不认识这个汉学家。我说梅列金斯基不是汉学家,他们感到很奇怪,他若不是汉学家,他怎么知道那时中国民间故事与唐代传奇还没有翻译成俄文?我说他是从西方的相关翻译作品的阅读中了解到的,他的知识非常渊博。

1935年他中学毕业时,本来打算要上那时莫斯科著名的历史—哲学文学学院学日语,但那年不收日语学生(大概是隔年招生),所以他选择了西方语言,改学北欧语文。1940年毕业后,他

2 英雄史诗的起源

读了研究生。1941年世界大战开始时,他在部队当翻译并被派到南方战线,后来发生了许多悲惨的事情,这里就不谈了。1943年他退伍后来到中亚塔什干继续学习,他的老师是有名的日尔蒙斯基教授。战争时期很多科学家从列宁格勒疏散到中亚,日尔蒙斯基也在其中。他本来是德国语言专家,但到中亚后,他对乌兹别克民间文学产生了兴趣,与乌兹别克学者扎利佛夫一起撰写了《乌兹别克民间英雄叙事诗研究》(1947年在莫斯科出版),后来也写了不少关于突厥诸族叙事诗的论著。日尔蒙斯基教授对历史诗学也比较感兴趣,1940年出版了他编写的历史诗学创始人维谢洛夫斯基院士(Веселовский, А. Н., 1838—1906)的论文集《历史诗学论集》。虽然梅列金斯基写的副博士论文题目是易卜生创作研究,但他对历史诗学也很感兴趣,因为历史诗学是从原始创作类型看文学发展的规律。于是,梅列金斯基开始从事民间文学的研究,他写了一本颇具学术价值的论著《传奇故事人物研究》(1958年在莫斯科问世)。他特别注意民间故事中最早的人物孤儿形象,其研究的最大特点是他所采用的材料是全世界的故事(该书也分析中国兄弟分家等的故事)。他还从事原始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他注意到梅拉尼西亚人的神话故事,写了很有学术价值的长篇论文(20世纪90年代笔者研究的台湾原住民的故事就参考了他的这篇论文)。

因为世界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组那时主要的任务是研究各族的民间叙事诗,因此,梅列金斯基特别注意前苏联各民族(卡累利阿—芬兰、高加索诸族、突厥诸族)叙事诗的材料及古代巴比伦的叙事诗。他主要的目的是研究叙事诗的原始源流及后来形成的叙事诗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的原始因素。同时,他还分析民间叙事诗从原始型到经典型的发展规律。他发现了没有形成国家

的民族叙事诗与形成了国家的民族叙事诗的区别：前者是与神话人物中的各种妖怪打仗，而后来发展了的所谓古典叙事诗描写的是民族英雄与历史上敌人之间的斗争（所以早期的只能够称作叙事诗，后者才可以称作史诗。俄文的 *эпос* 和英文的 *epos* 都是外来词，都来源于希腊语。而希腊语叙述的故事，不一定是诗，所以要注意有的民族的 *epos* 是散文，称叙事诗不大合适）。

现在翻译成中文的《英雄史诗的起源》于 1963 年在莫斯科出版。此后，梅列金斯基继续从事原始叙事诗的研究。1964 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西伯利亚突厥—蒙古诸民族叙事诗中最古老的人物类型》的文章，撰写了《〈埃达〉与叙事诗早期的形式》（1968 年间世，1998 年英文版）。《埃达》是北欧 13 世纪的叙事诗，可以说它把以前的研究题目与后来的研究合并了，将北欧的古代创作与其他民族原始的叙事诗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北欧的叙事诗里也有不少原始因素。这本书后来翻译成了英文。

梅列金斯基在研究叙事诗的同时还继续他早先从事的民间故事研究。1969 年东方文学出版社开始了系列丛书《东方民间文学与神话研究》的出版计划，并以世界著名的民间文学理论家普洛普教授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的再版作为该系列丛书的第一部著作。这部著作 1928 年出版时较少有人问津，那时虽然有不少人从事民间文学与文学形式的研究，但只有普洛普发现了民间故事结构的规律。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西方发展了结构学，并认定普洛普是结构研究的先驱。1958 年后他的这本书被翻成了许多种语言文字，仅英文就有两种译本，韩国甚至有四种译本之多。梅列金斯基为此书的再版写了一篇很长的后记“民间故事结构类型研究”，从当代角度分析普洛普的研究方法及其特点，还分析了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以及其他

4 英雄史诗的起源

西方结构主义者的观点。他的这篇后记很快就被译成了多种文字。

20 世纪 60 年代,梅列金斯基和他的三个学生开始了传奇民间故事结构的研究,并于 1969 年和 1971 年发表了研究成果,该成果在 1971 年获得了民间文学佳作国际彼得奖,被译成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同时,梅列金斯基继续各种原始口头创作的研究,撰写了有关大洋洲民族神话故事(1970 年)及古亚细亚诸族神话故事特点的文章。1979 年出版了专著《古亚洲神话性的叙事诗(乌鸦故事群)研究》,这是一部研究古亚细亚与美洲东北印第安人神话关系的重要著作。

20 世纪 80 年代初,梅列金斯基开始从历史诗学的角度研究长篇小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与研究所开始编写的《世界文学史》(已出版了八卷本,上海文艺出版社正打算出版中译本)有关。1983 年出版了他的专著《中世纪长篇小说——来源与古典形式》,从分析古代希腊和拜占庭小说开始到西欧骑侠小说,再到近东和高加索浪漫叙事诗(11 世纪在伊朗用波斯语写的叙事诗,12 世纪在阿塞拜疆用波斯语写的叙事诗,12 世纪在格鲁吉亚用格鲁吉亚语写的《豹皮武士》),最后到专门分析远东长篇小说。因为他研究的西欧与近东的长篇作品都是描写爱情的,所以从远东小说开始,梅列金斯基选择了日本名著《源氏物语》作为研究对象,他不仅对此进行了非常仔细的分析,而且还与其他国家的长篇作品对比,结果发现,该小说与其他民族早期的小说有所不同。因为日本小说不是在叙事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不是叙事诗之后发展的产物,而是出现在日本叙事诗式的军记体裁之前的小说形式。他还想把《源氏物语》与 17 世纪法国女作家拉法耶特(Marie-Madeleine La Fayette)的《克莱芙王妃》作类型比较研究。俄国以前也有关于中

世纪长篇小说的研究,但并没有把东西方的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这完全是梅列金斯基的创举。

过了3年,即1986年,他出版了专著《叙事诗与长篇小说历史诗学导论》。他从原始社会的语言艺术起源开始,分析神话与祖先的故事;从神话故事到所谓的古典(即发达民族)民间故事;从神话与英雄故事到叙事诗的产生过程以及早期叙事诗的产生;从早期的叙事诗形式到发达的古典叙事诗以及历史英雄叙事作品的出现(古代冰岛散文作品《萨迦》,中国的《三国演义》,日本的军记小说,如《平家物语》,另外,他说中国的《水浒传》完全可以与英国罗宾汉及突厥族晚期叙事诗《吉尔—奥格雷》作比较研究)。这里由于篇幅所限无法详细介绍该部作品,但应当指出的是,该部作品中作者全面分析了早期一直到18世纪末的长篇小说形式,这也是一部具有创造性的学术巨著。

后来梅列金斯基从长篇小说诗学研究转向短篇小说诗学研究。1990年他出版了《短篇故事历史诗学》一书。短篇故事的特点是情节和结构严谨,没有景物描写,没有心理分析,故事离奇。梅列金斯基从民间所谓生活故事分析开始,同时也分析笑话,他认为短篇故事是在生活故事与笑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在东方,特别在中国短篇故事即传奇小说与民间志怪故事(六朝小说)中,短篇故事长期以来都与神奇民间故事有密切的关系,神奇的因素比较多。而印度的短篇故事是从寓言中发展起来的,因此,神奇的因素比较少,阿拉伯的也不多。但是西欧的生活故事与神奇故事分开得较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短篇故事完全没有神奇的因素,只是在浪漫主义时期(18—19世纪初)短篇故事与神奇故事才得以合并。德国浪漫主义的代表霍夫曼(1776—1822)写的神奇短篇故事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十分相像。梅列金斯基的这部论著与

他的其他专著一样同样具有开创性,书中也分析了东西方短篇故事的特点及其发展过程。当然,他更多地谈论的是从志怪小说到唐宋传奇的中国短篇故事,以及宋代话本和他特别喜欢的《聊斋志异》,希望中国专家也能注意他的研究观点。

梅列金斯基在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的30多年里,除了撰写了8部专著、200多篇论文外,他还参与了研究所《世界文学史》及其他著作的编写工作,同时,还担任了东方文学出版社两套丛书(《东方民间文学与神话研究》、《东方民族民间故事与神话翻译》)的主编,还担任了苏联百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神话百科全书》(上、下册)的副主编和后来出版的《神话词典》的主编。其中,《世界神话百科全书》得到了国内外很高的评价,因此,他于1990年获得了苏联“国家文学奖”。

1992年新成立的俄罗斯国家人文大学建立了附属高等人文研究所,聘请梅列金斯基担任所长,他又邀请了不少有才华的学者共同从事东西方文化理论的研究,并开始出版发行学术刊物《宇宙树》。另外,他还在大学开设课程,专门讲比较神话与历史诗学。1993年,俄罗斯国家人文大学为庆祝他75周岁的生日,专门为他出版了纪念文集《从神话到文学》,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英国突厥叙事诗专家赫托教授,加拿大、意大利、匈牙利以及俄罗斯许多著名学者都在这本文集中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论文。1994年俄罗斯国家人文大学又出版了他的新著《关于文学原型》(1998年译成葡萄牙文)。书中谈到了最古老的神话原型及其历代的演变,研究那些固定情节要素是如何产生的,因为这些要素构成了世界文学的某种“情节语言”的单位。早期文学的发展阶段中,叙述方式虽然不是千篇一律的,但是到了晚些时候,叙述方式才变得多样化起来,然而,通过仔细的分析后发现,其中的许多叙述方式都是原始

要素独特的变化形式,将这些原始要素称作情节原型应该更加合适。梅列金斯基对古代原型的演变及其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小说中的传承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1996 年人文大学出版了他的《从历史诗学角度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及其〈卡拉玛佐夫兄弟〉的创作》,这本书可以说是前一本书的续集。2001 年他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又补充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札记》。他本打算还要写有关普希金著作的研究,可惜没能完成,只发表了几篇文章。2000 年他将自己的讲义整理后出版了教材《从神话到文学——神话学理论与叙事散文体裁历史诗学》。后来还写了《长篇心理小说的开端》,于 2002 年出版。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他应邀访问了加拿大、意大利、日本、以色列、巴西等许多国家,所到之处人们都邀请他做演讲。

除了专著外,梅列金斯基还发表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论文。1998 年他的学生编选了他的《文集与回忆》。回忆中梅列金斯基谈了他许多痛苦的经历。

毫无疑问,是梅列金斯基创建了民间文学研究理论的学派。

梅列金斯基教授于 2005 年 12 月 15 日不幸去世,但他的学术论著将会永垂不朽。梅列金斯基的弟子们将会继续他开创的民间文学研究。中国读者也可以读到他最出色的弟子涅克留多夫撰写的有关蒙古诸族叙事诗的研究,该书已经翻译成了中文(《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 年)。

梅列金斯基撰写的《神话的诗学》已经翻译成了 11 种语言,不仅在西方,在中国和越南都有其译本,他的研究在南美洲巴西也受到了特别的关注,2006 年莫斯科第四次再版了该部作品,听说中国的商务印书馆也要再版这本书的中译本,其实,他的其他许多书籍也都在莫斯科不断再版发行,如《神话故事人物研究》等。现在

中国要出版王亚民等人翻译的他的《英雄史诗的起源》，我认为很好，希望中国读者可以有所借鉴。我研究中国各族民间文学与古典小说已经 50 多年，也还常常采用他的研究观点。除此之外，希望中国能继续翻译他的论著，如：有关民间文学研究、东西方古典小说研究，以及其他理论方面的书籍。他的研究都很有新意，而且都是东西方文学比较的结果。中国现在有很多人从事民间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我想梅列金斯基的著作会对他们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英雄史诗的起源》中译本序二

程 金 城

梅列金斯基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俄罗斯著名理论家和神话研究专家,他的《神话的诗学》以及与托卡列夫等合著的《世界各民族神话大观》在中国学术界产生过广泛影响。现在,《英雄史诗的起源》中译本即将出版,这无疑会使我们对这位大师及其理论观点有新的理解,在中国学术界产生新的重要反响,提高我国史诗研究的水平。

《英雄史诗的起源》中译本的组织者和主要翻译者王亚民嘱我为之写篇序,虽然我自知以身处中国西部一隅的有限视野和浅薄的学识,是没有资格承担这一工作的,但我有幸最早看到中译稿,也就很乐意地接受了,在这里主要谈谈我的读后感。

《英雄史诗的起源》第一版于1963年由俄罗斯东方出版社出版,是该社东方民间文学和神话学研究丛书之一。顾名思义,该书旨在探究英雄史诗产生的本源。“史诗”是人类社会和精神文化发展史上的普遍现象,有创世史诗、英雄史诗等。一般认为,英雄史诗是以一定的历史事实和传说为基础的。但是,关于英雄史诗的起源则众说纷纭,围绕这一问题所涉及的内容则不仅仅是学术争议,更关乎如何理解远古时期人类历史和精神文化历程及其承载的内涵等更为复杂的问题。梅列金斯基对此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研究,大大推进了这一领域的学术水平。他在对已有的英雄史诗

起源理论系统地总结分析,对英雄史诗研究对象和范围重新进行区分,对研究价值重新认识的基点上,以人类学,特别是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世界范围内的英雄史诗现象做了深入探讨。他的研究涉及古希腊和古印度的伟大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摩珂婆罗多》、《罗摩衍那》等;西欧封建时代早期的史诗如爱尔兰史诗、古斯堪的那维亚民歌和史诗、大陆日耳曼人的史诗、盎格鲁—撒克逊史诗《贝奥武甫之歌》;中亚突厥—蒙古诸族游牧封建社会的史诗《阿尔帕梅什》、《马纳斯》、《占加尔》、《格萨尔王传》;亚美尼亚史诗《萨孙的大卫》、俄罗斯的壮士歌、高加索的《吉尔—奥格雷》、南斯拉夫的英雄歌、保加利亚的壮士歌、法国《尼伯龙根人之歌》、西班牙记述罗兰和熙德英雄事迹的史诗等等。而研究的重点是关于“古代英雄史诗”产生、流变的问题。通过对大量的故事的分析,得出了新的结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我认为,这本著作的主要成就和学术意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梅列金斯基对以往的英雄史诗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做了系统的分析和清理,建立了自己研究的理论基点。本书第一章综合了世界范围内各种关于史诗研究的理论成果和各派的观点,其中比较重要的如:查德威克兄弟以历史学派的观点对英雄史诗的起源问题的阐述,特别是关于史诗的历史可信度和故事发生的时间的准确度问题的观点。在他们看来,“神话其实并不是史诗的某种雏形,而是史诗的一种归宿”。另一学者鲍尔则认为,史诗的起源其实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其一是按“史诗”一词的原始意义而言,它源于萨满教的原始诗歌,因为二者使用的诗歌技巧相同;其二是颂词和哀歌,因为二者都反映了人类中心论思想。而中国学者熟悉的普洛普则认为,“国家出现前”史诗的源头是神话,但二者的主题思想始终是相悖的。“国家出现前”史诗继承了神话中主

人公是神灵形象和两个世界(阳界和阴界)的思想。梅列金斯基指出,在西方学术界影响比较大的是新神话派。该派的代表人物有英国民俗学家拉格伦,荷兰民俗学家弗里斯,法国学者奥特朗、米罗、杜梅齐尔,美国语言学家卡彭特等。新神话派在综合旧神话派和人类学派观点的基础上,创建了英雄史诗起源的神话—仪式理论。英国的列维和其他几位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新神话派。列维认为寻找型史诗、创造型史诗、历史英雄史诗构成史诗创作发展的三个阶段,英雄史诗是“人类个性自由的进步”,是人类从信奉神灵向崇尚自身的过渡,等等。梅列金斯基对这些理论的梳理和辨析,既是对以往学者成果的总结,也为自己的研究找到了新起点。从后面几章所探讨的核心问题和运用的概念(如关于“国家出现”与英雄史诗的关系,如关于史诗与神话的关系等)来看,他从中受到了启发,发现了问题,而又超越了前人。从对“当代关于史诗起源的理论”的系统总结,到对整个“史诗的原始源头”的探索,再到对“古代英雄史诗”专门而集中的具体研究,最后得出关于“史诗:从原始到经典”的结论,构成他完整的研究框架和理论逻辑。可以说,他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代表了当时这一领域的研究趋势和整体水平。

其次,梅列金斯基强调在文学史上完全可以划分出一个“史诗时代”。他从人类精神史和整体文学史着眼来看史诗的内容及其意义,认为在文学史上完全可以划分出一个“史诗时代”。他明确提出,本书的研究是把古代英雄史诗和它后来形成的道路放在特定的民族历史阶段中进行分析,认为各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他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搞清每个文化“品种”的特色,而是通过对国家出现之前的最古老的英雄史诗与原始公社时期遗产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出现之前的最古老的英雄史诗与后来的(即国家现

固时期)史诗典籍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来找出史诗形成的共同规律性。他特别强调,搞清史诗与神话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已成为学术界的当务之急。他做的一件重要工作是力图分清神话和史诗的界限以及它们在英雄史诗形成过程中的状况,并侧重于神话式史诗与英雄史诗的对比。正是遵循这些宗旨,梅列金斯基具体研究了卡累利阿—芬兰人的古代英雄史诗,描述这些古老的史诗所反映的原始社会的风貌;研究了高加索各民族的古代英雄传说,重点研究奥塞梯人和阿迪格人的纳尔特传说;研究了西伯利亚地区突厥—蒙古诸族的英雄史诗,特别是其古老的形象;研究了苏美尔—阿卡德史诗,以时间为序分阶段对吉尔伽美什的史诗进行了分析;通过具体研究,揭示其普遍规律及其包含的意蕴。他明确指出,史诗中蕴涵着民间诗歌对往昔历史的解读。英雄史诗有别于民间故事,有着丰富的历史、民族和国家属性。它的发展与民族和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英雄史诗是用来表现人民命运的,其诗歌形式是别具一格的,这种形式是随着英雄史诗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在民族和国家形成之前,由于种族和政治上的融合,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史诗中的神话式的人物渐渐被历史上的人物替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诗永远是历史性的。即使那些神话式的人物也是人民历史观的体现者,而不是古代神仙的变体。这些观点,不仅重新解释了史诗在整个文学史上的位置,而且在客观上对其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所包含的人类学意义做了阐发。

再次,梅列金斯基认为应该从民间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去探寻史诗创作的根源。他指出,“英雄史诗的起源对理解民族文学形成的道路至关重要”,“一切民族的文学史均发端于史诗,而书面的英雄史诗又脱胎于它的口头诗歌创作。民间文学是口头创作艺术的摇篮。如果说搞清某一部英雄史诗的起源对理解民族文学形成

的道路至关重要的话,那么从整体上探究英雄史诗的起源及其早期形式则是研究史前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见第一章“当代关于史诗起源的理论”)。他特别突出民间文学中口头创作的意义,认为应该从民间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去探寻史诗创作的根源。英雄史诗的本源不是颂词,不是宗教传说,更不是编年史,而是阶级出现之前的人民史诗。史诗的情节、思想以及使之独具魅力的和谐性,均与原始公社时期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有关。最初的英雄史诗遗产不能单单归结为向后人提供一些传统的题材,因为传统本身是靠民间口头创作的思想性沿袭下来的。由于梅列金斯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视野观照史诗现象,所以,对这些不同民族史诗中的变化的描述,自然形成一种比较,从中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和演进轨迹。这些颇有见地的理论,特别是对民间口头创作的意义的论述,虽然时隔将近半个世纪,在今天依然显示出它的重要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我个人认为,在这些研究中,隐约透露出梅列金斯基当时所处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学术界的文化氛围、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的特点,比如对历史实践过程的重视,对人民性和民间性的强调等等。也正是这些特点,使得他在人类历史实践过程的宏观背景中,比较清晰地勾画出了英雄史诗的产生过程和轨迹,揭示了其形成的复杂性和所承载的意义。

第四,梅列金斯基认为关于英雄史诗的研究,要特别注意两种类型及其形象。他说,英雄史诗的研究,一定要注意原始社会两种形式的史诗,一是关于创世者的传说,二是早期民间故事中的勇士。在阶级出现前社会的民间文学中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就是创世者。这些创世者最终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当时世界秩序的创造者,他们或被描写成人类的始祖,或被定性为人类的缔造者和先师。创世者的特征在普罗米修斯这一形象身上表现得尤为明